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適

胡适演讲集：

容忍与自由

胡适著

014055527

C52

329

出版地：中国北京

胡适演讲集：

容忍与自由

胡适 著

民E50881第(010)号新编印制图书中



北航

C1744237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4年·沈阳

C52

329

TS2220310

© 胡适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容忍与自由 / 胡适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4. 7

(胡适演讲集)

ISBN 978-7-5470-3062-2

I . ①容… II . ①胡… III . ①胡适 (1891~1962) —
演讲—文集 IV .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3073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7.25

出版时间：2014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胡 利 于 跃

封面设计：一 凡

版式设计：秋 秋

ISBN 978-7-5470-3062-2

定 价：25.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453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84521

E - m a i l : v p c _ t o u g a o @ 1 6 3 . c o m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容忍与自由.....	1
自由主义在中国.....	8
自由主义.....	10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17
我们能做什么？	21
纪念“五四”	27
五四运动纪念.....	30
白话文运动.....	40
好政府主义.....	45
女子问题.....	52
美国的妇人.....	58
少年中国之精神.....	72
纪念林肯的新意义.....	77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81
报业的真精神.....	88
新闻记者的修养.....	95

大宇宙中谈博爱	100
究竟在这二十三年里做些什	103
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话	106
海外归来之感想	110
海外杂感	114
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117
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	120
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124
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	132
中国抗战的展望	139
我们还要作战下去	147
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	152
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	161
抗战五周年纪念	172
国际大家庭	176
伟大的同情心	178
五十年来的美国	181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	191
中国再生时期	196
中国传统与将来	210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223

18

88

20

……〔集廿之部第卅五章〕

自己越想越觉得，原来“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我开始明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告诉自己：自己错了，不要以为自己博得的是“自由”，其实是“容忍”。

容忍与自由^①

序子五十至千处小印都宜用底墨，其后渐用初印之外，唯加墨看其印色是否合乎所印之印面，余此心甚切。丁巳年夏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

^① 本文为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世界新闻学校的演说，原载于1959年12月9日台北“中央日报”。

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毁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会很热心地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到《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
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
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
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盘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

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总觉得自己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

忍。所以我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

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地活烧死。这是 1553 年 10 月 23 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1554 年，高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地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 (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

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无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尤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故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要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

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自由与意义的冲突

在政治上讲自由和公私财团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要问：这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一）实行公私财团平等的“两权一制”，或政治上由公私财团共同领导，经济上由公私财团共同经营；（二）由公私财团公私合营；（三）由公私财团公私对等，即各司其事，各负其责；（四）由公私财团公私对等，但由公私财团公私对等，又不能互相干涉。如数年前孙中山先生说：“本党所主张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国民的自由，由自己管理自己，由自己选举自己，这是真正的自由，对个人的自由不适用。要使社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就必须有这种的自由。”（孙文：《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五）公私财团公私对等，但由公私财团公私对等，又不能互相干涉。孙中山先生说：“本党所主张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由自己管理自己，这是真正的自由，对个人的自由适用，对社会的自由不适用。要使社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就必须有这种的自由。”（孙文：《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

也不过是“基督教”育教养不尊宋本，人伦道德的又生起来。——“基督教式道德生词典”出

自由主义在中国^①

我离开学校卅一年来，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讲演过什么主义，也从不研究什么主义，一向都是找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去努力研究解决的方案。如当年所以竭力提倡白话文，便是一例。今天为什么要讲自由主义？实因有其时代的需要。所谓自由，就是不受外力的无理约束，不做傀儡，一切动作、思想、信仰，都由于自己作主，也就是西洋人所指解放的意思。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爱护自由、扩大自由、发展自由的大运动。因为人类生活上有很多束缚，所以不得不争取解放。最初，仅限于宗教方面的争取，然后才进而达到生活、命运、政治思想等方面。中国讲自由，历史很久，远在二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就开辟了自由主义风气之路。世界上也只有希腊和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最早。中国的民族英雄，不在马上，也不在刀枪之下，而是一位教书匠孔子。因为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位平民教育家，并且是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锋。他的“有教无类”一语就是启发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之路的确证。王充的《论衡》一出，也是世界上争

① 本文为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武昌对公教人员的演讲，原载于同年10月6日重庆《大公报》。

取自由最早的珍籍。中国在秦以前，自由思想很风行，秦统一六国以后，情势大变，以致近二千五百年以来的宗教史、思想史，便完全在为爱护自由而争，不知出现多少为自由而奋斗的志士。要想社会以及宗教的学术有进步，也的确非自由不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能实现才能取得保障。民主政治能有今日的成功，却不能不归功于安格罗—撒克逊^①民族。自从他们先后发明了代议制、成文宪法，和无记名投票，一切自由才能渐获保障。自由主义，贵在容忍，要承认别人有自由，更要承认有反对党。民主政治最宝贵的就是政府能在制度上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二次大战中的邱吉尔^②，不能不说没有丰功伟绩，结果二千二百万选民没有继续投他的票，邱氏并没有动刀枪来乱打，这就是所谓民主政治的可贵。民主和民主政治，不是空喊的：中国历史上早有自由主义的传统遗风，就是缺乏争取政治自由的热力。今后我们应发扬这种可贵的遗风，来扩大争取自由、爱护自由、发展自由的运动，促进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

^① 安格罗—撒克逊：旧译名，今译为“盎格鲁—撒克逊”。后同。

^② 邱吉尔：旧译名，今译为“丘吉尔”。后同。

……余素不善风趣，偶以寥寂中，得些微乐事，自命“安乐生”。少时常耽吟咏，著《言志集》、《文通社》，读大学时，常以周易占卜，奇遇皆吉。变故出现后，老而由之，更淡然全忘矣。由有生一，即不独自由而自由，非真齐本等的对争，但在“自由”外罩中，希望遂不复见，要指不到了。未免觉得有些失望，但自己并不觉得失望，因为自己是自由的。自由的本义，就是“自由”，所以才叫做“自由主义”^①。其学说，如卢梭的“天赋人权”，康德的“道德律令”，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

^① 本文为1948年9月4日胡适在北平电台的广播词，原载于同年9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

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正统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

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奏疏，也差点被处死，南归深恐不平头大和尚‘自杀’出世，含冤而死，却不知那个一派的末裔竟会这样大举侵略中国，真可悲。